

以话剧舞台视角谈民族舞剧对其元素运用的融合与探索

——以舞剧《骑兵》为例

◆ 张钰琪

[摘要] 我国是一个民族文化丰富、民族艺术多元的大国,在艺术领域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今天,各领域涌现出诸多优秀的民族艺术作品,《骑兵》是其中之一。剧作依托于内蒙古骑兵战队这一独特视角,展现了多样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,且将“舞”与“剧”高度融合,充分利用“剧”的特色,为观众献上一场感人至深的英雄赞歌,为舞剧艺术创造更多可能注入了新动力。

[关键词] 《骑兵》;民族艺术;舞剧;戏剧

舞剧《骑兵》选材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骑兵部队,全剧通过“男儿归”“草原殇”“从军别”“战马情”“英雄泪”“骑兵魂”六幕,讲述了蒙古族青年朝鲁成长为骑兵英雄的故事。该剧于2019年创作完成,先后获得了多项殊荣。它不仅向观众展现了艺术造诣上的风姿,更以小见大,折射出弘扬家国情怀和怀念先烈英雄的内核,是一部赞颂爱国主义精神、蕴含人类和平愿景、表达动物灵性之美的艺术佳作。

一、民族艺术的匠心独出

舞剧《骑兵》是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作品,也是中国舞台艺术历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原创大型舞剧,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,除了公认的创作题材新颖、表现手法独特、视觉效果震撼之外,其民族特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。

作品中充分展现了民族艺术具有的三个特征。

其一,丰富多彩的民族性。少数民族群体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正是因为这部分“少”而“精”的群体,为中国艺术的民族化提供了孜孜不

倦的民族源泉。在《骑兵》中,民族气息扑面而来,作品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倾情打造,有着内蒙古地区独一无二的民族魅力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蒙古族舞蹈元素,剧中展现了“刀舞”“马刀舞”“挤奶舞”“碗舞”“镰刀舞”“雁舞”^[1]等蒙古族经典舞蹈动作,但并未拘于原本程式化的展现,而是注重其再创造,将蒙古舞与生活化动作相结合,侧重在表达清楚故事与剧情的前提下,保留蒙古族舞蹈的风格印象与民族韵味。无论是从对草原人民生活的写实展现,到蒙古族独有的袍式、皮靴等服装设计,还是从传统的呼麦、长调等乐曲风格,到场景中错落的草垛、洁白的蒙古包布置……无一不展现了浓浓的蒙古草原风情,他们的淳朴、豪迈,他们的“高原红”“羊奶香”,都突出了鲜明的民族特点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其二,独具一格的地域性。“敕勒川,阴山下,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,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草原上的人民,他们游牧于茫茫苍原之中,与天地共享辽阔,与牛羊和谐共生,马背上的民族由此而生,也因此诞生了作品中至关重要的角色——战马。

[基金项目] 2023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“校史剧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的属性及实践研究”(2023SS100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[作者简介] 张钰琪,西安外国语大学戏剧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
居中,马不再作为道具出现,而是由人扮演,作为关键角色推动剧情发展。战马的设计创新且巧妙地增添了表演层面的真实性,独一无二的骑兵战队利用舞台设计上的层次和坡度,模拟出了草原地势的高低起伏与地域的宽广磅礴。例如,舞剧开场,一大群骑兵战士挥舞镰刀,在舞台上节奏统一地跳跃,配合马踏大地的声音,将一幅草原英雄策马奔腾、奋勇向前的无畏画卷铺开在观众面前,仿佛让观众置身于茫茫草原之上,马儿奔跑的舞步和舞刀策腾的态势,再加以肘部动作的夸张化处理,让一个个英勇无畏的骑兵形象首次亮相就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。视觉观感的冲击力,不仅提升了观赏性与期待感,也为后续的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令人印象深刻。

其三,引人回忆的时代性。时代孕育民族,民族创造文化,文化影响人民。在中华文化的滚滚长河之中,每个时期的艺术作品都有着专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记忆。虽然剧作的灯光音响、舞美服化、剧情结构等都更贴合现代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和追求,但与此同时也毫无保留地传达出了缅怀过去的情愫,内蒙古骑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^[2]也在此得到升华。舞剧开场的第一幕,骑兵战士们在草原上策马奔腾,他们身着皮毛制成的衣物,策马扬鞭、缰绳起伏、长刀挥舞,半遮掩的幕帘和闪烁着的灯光,一下就将观众带回到了战场激烈的情境之中。第二幕,当珊丹感染“黑死病”后,蒙古族信奉的“神灵”在给珊丹祈福,使这种古老的文化巧妙地进入观众的视野,危机关头,解放军医疗队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与光明。在抗战胜利前夕的时代背景下,草原人民质朴热情,人与战马情比金坚,英雄骑兵心怀家国。透过作品,我们仿佛又置身于悠远的年代之中,感受战争的残酷,追忆先烈的豪情,任由泪水挥洒。这就是时代在艺术作品中的力量迸发,它虽无声但似有声,在我们的心中激起一阵阵难以平复的涟漪,使人感同身受。

二、舞台呈现的推陈出新

查阅有关舞剧的定义,不难发现诸多观点中的共通点——舞剧是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来进行艺术的创作和展示。因此,在舞台呈现上,“舞”为重、“剧”为辅是大多舞剧创作的准则。而在《骑兵》中,编导大胆运用“剧”的优势,使作品外部技巧华丽的同时,更注重内在情感的展现,此处从两个方面进行

讨论。

(一)道具巧用展情思

在戏剧舞台上,道具的作用功不可没,关键且有效的道具可以推动剧情的发展、渲染表演的氛围、助推角色的塑造。《骑兵》中道具的运用充分发挥了其价值,成为了作品展现的外在生力。

第一幕“男儿归”中,男女主有一段双人舞蹈,展现了朝鲁初归之际,见到美丽大方的珊丹,二人一见钟情,男女之间青涩的爱意弥漫在二人之间,刻画出一幅暧昧美好的画面。爱情,是舞台上非常常见的场景之一,同时也意味着想要不落俗套,就需要在共性之中发现个性。编导此处的个性就体现在使用了一个长长的红色腰带作为道具,腰带的一端系在男主腰上,另一端握在女主手里,二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舞步的律动旋转而忽远忽近,男女之间的情愫借助这根红腰带传达得更加真实、生动。此时红腰带便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,当原本简单的道具有了象征意义后,它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也有了质的飞跃。红腰带在这里可以象征月老的红绳,也可以是坠入爱河的标志,抑或是心中的牵挂,等等。这种象征不一定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,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理解有着不同的含义,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朦胧的美感会更令人着迷,这样的道具对于情感抒发和剧情推进的作用才会更加有力。

第二幕“草原殇”,开头讲述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席卷了草原,草原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,珊丹也不幸感染,医疗条件匮乏使其面对疾病时非常力不从心。这部分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表现“黑死病”这个抽象的概念,在戏剧舞台中,当我们选择有关神话、科幻等虚构题材时多会遇到这类问题,相比影视可以通过后期等技术实现而言,想要在舞台上化虚为实显得异常艰难。而剧中,一个道具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,作品选用一块巨大的黑色绸布来表现黑死病的侵袭。在演员的舞动下,它形成一种波浪式的律动,展现出黑死病的来势汹汹,黑色的布上有些许不规则的洞口,演员会通过这些洞口挣扎而出再被拖拽回去,似乎没有人能够逃脱它的魔爪。每个边角都由演员固定,由一个集中的队形迅速散开,扩大到近乎整个舞台,配合着暗淡惨白的灯光,将黑死病蔓延之快和疾病笼罩下的压抑之感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出来,剧情也在此推向了一个小高潮。黑布道具的运用同样也使用了象征手法,编导用黑布象

征黑死病,代表着灾难来袭,寓意着恐怖、死亡。

以上两个场景,经过道具加持,既丰富了整体呈现,又深化了情感表达,作品巧用戏剧艺术中道具的辅助作用,创造了许多形式之美的设计,相比以往更多关注舞蹈美感而言,二者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展示出了舞剧呈现的多种可能。

(二)肢体表达诉真情

舞剧作为一门“不开口说话”的艺术形式,对于舞蹈演员而言,想要表达情感和传递信息,唯一途径就是自身的肢体动作。通过舞蹈动作,加之人物理解和情绪抒发,最终形成无声的肢体语言。从导演坚持以人演马这点就可以看出,作品格外注重用身体讲故事,使其成为情感表达的内在动力。

作品中最主要的三个角色是朝鲁、珊丹,还有珊丹的战马尕腊。剧中,马被赋予人性化的一面,尕腊从最初见到朝鲁时产生“危机感”,与其争风吃醋,到最后在战场与朝鲁拼死杀敌,人与马彼此惺惺相惜。这种情感的变化,将马塑造成为真性格、真情感的“人”,从而使三个角色之间联系更加紧密,在这种关系下产生的戏剧效果无疑更打动人。比如第一幕中,尕腊在与朝鲁进行激烈的驯马比拼过后,珊丹急切地关心着朝鲁的情况,三人就此有一段简短的舞蹈,其展现的情节和情感十分有趣。尕腊对珊丹的“蹭”“甩头”“顶”等动作向我们展示了它与主人的亲密无间,以及性格上的聪明、调皮,反之对待朝鲁则是刻意“拉绳子”“挡视线”来宣誓自己的主权。把尕腊对待不同人、不同同事的态度,通过这些小动作活灵活现地跃然于此,让观众充分感受到这匹马是“活”在舞台上的。

同样,最后一幕中,朝鲁和尕腊的双人舞更是让人马之情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内心。连绵的战火中,战友相继牺牲,战争的残酷让草原染上了一层血色,朝鲁在浴血奋战中活了下来,作为战场上最亲密的伙伴,骑兵与战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。此时尕腊对朝鲁而言,已经不单单是他与珊丹间的寄托,更是浓浓的战友之情。剧中朝鲁

和尕腊都身受重伤,伴随着疼痛、流血、跌倒、颤抖,即使他们都已力不从心,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对方奔去,哪怕是爬,也想尽一切办法,用尽一切力气。伴随着演员们一次又一次跌倒站起,依靠着又倒地,心痛和无力之感蔓延观众心头,最终尕腊倒在了朝鲁的怀中,纵使朝鲁再怎么拼命摇晃,用令牌在尕腊面前摆动,想要唤醒尕腊,马儿都再没有力气睁开双眼与朝鲁一同回家。心痛欲绝的朝鲁用嘴咬下尕腊的一撮鬃毛,带着尕腊魂归故里。

可以说,作品用肢体语言把“人马情”“战友情”“生死情”“革命情”展现得淋漓尽致,通过肢体让剧情丰满的同时,真正让观众为之感动和落泪。

三、结语

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样投射到艺术领域,人们对于艺术作品审美水平的提高,进一步鞭策了艺术领域需要有更多精品的呈现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。”^[3]因此,作品如何能紧跟时代潮流,创造有效价值,滋养精神领域,不断推陈出新,成为当下艺术创作的重中之重。于《骑兵》而言,无论是观众、专家学者的好评如潮,还是艺术赛事斩获的殊荣之多,其取得的成绩足以证明它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,它有着恢宏壮烈的历史依托、独一无二的民族气节、丰富新颖的情感流露、精准细腻的肢体语言,更为后续类似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实践上的新参考,开拓了创作上的新思路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向华. 舞剧《骑兵》“创·演·赏”中的符号表达共融[J]. 舞蹈, 2022(05).
- [2] 孙素涵. 情怀在心间 精神永流传——评民族舞剧《骑兵》[J]. 艺术评鉴, 2022(03).
- [3] 习近平.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[J]. 电影艺术, 2014(06).